

# 摹物状语的引申及主观化渠道

卢 建

(东京大学大学院)

本稿は認知文法理論の枠組みに基づいて、現代中国語における“黑板上圆圆地画了一个圈儿”のような構文について、その派生のメカニズムを解明しよ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従来の研究ではこの構文を存在文と見なしているが、このタイプの文と典型的な存在文との間に見られる文法的特徴及び意味の特徴の相違について、適切な解釈がなされていない。本稿では、構文理論 (Construction Grammar) を用いて、この種の構文は典型的な描写連用修飾構文から派生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する。その際に、その派生のプロセスをたどりながら、このような「周辺」の構文における事物の様態を表す連用修飾語の意味機能および派生のメカニズムを解明し、また統語レベルの主語 (sentence subject) から“話者主語” (speaker subject) にシフトする“主観化” (subjectivisation) のプロセスも説明する。さらに構文の拡張が次々と進む中で、プロトタイプの意味がどのように継承 (inheritance) されるかを示す。

## 1. 引言

### 2. 典型摹物状语句

#### 2.1. 典型摹物状语句的界定

#### 2.2. 典型摹物状语句的特征

### 3. 语义角色的引申及其句式扩散

#### 3.1. 语义角色及行为方式的引申

#### 3.2. 摹物状语的主观视点演化

#### 3.3. 句式扩散

### 4. 原型效应和主观化渠道

#### 4.1. 原型效应

#### 4.2. 主观化渠道

## 1. 引言

现代汉语中存在着这样一类句式:

- (1) 黑板上圆圆地画了个圈儿。
- (2) 箱子里整整齐齐地摆着几件衣服。
- (3) 窗台上厚厚地落着一层尘土。

这类句式可以描述为：以结构形式“L+A+VP+NP”来表示“某处具有或呈现着某种状态的事物”。它的突出特征是在存在句的基底结构上附加了描摹事物状态的状语A(本文把A称之为“摹物状语”)。中国学者张力军(1990)、陆俭明(1997)以及王立弟、顾阳(2000)等对这类句式的语义指向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范方莲(1963)、郑贵友(2000)等则对其构成作了细致的描述。本文认为这类句式是一种边缘句式,拟将它纳入相关句式中进行系统的考察,给出句式生成的引申轨迹,以期对一些相关现象作出统一的解释。

这类句式显然与典型的摹物状语句(详见2.)以及典型的存在句(宋玉柱1995)有着形式和语义上的瓜葛:

A式: 妈妈稠稠地熬了一锅粥。

B式: 黑板上圆圆地画了/着个圈儿。

C式: 墙上有一张中国地图。

A式是典型的摹物状语句, C式是典型的存在句, B式是我们讨论的句式(姑且称为“引申句”)。在句法认定上,传统的作法是将引申句归属于存在句。不过前贤们都注意到这种句式与典型存在句的抵牾,区别是典型的存在句“述语动词前不能使用描摹性状语,甚至有不用状语的倾向”(任鹰2000),而引申句的最大特征是具有摹物性状语。为了维护句式定位和解释跟典型存在句的矛盾,研究者作了一些语义“特设”(ad hoc)。范方莲(1963)认为,因为存在句中的动词只能表示静止的状态,所以它必须排斥修饰动态动词的状语,但可以有限制地出现状态状语:

(4) 房角上高高的悬着一块金字招牌“当”。

(5) 窗台下疏疏拉拉种着几棵扁豆。

(6) 上面还大大小小放着些零星匣子之类。

为了补救状语成分与宾语事物的意义联系,范文把状语的修饰辖域不限定在动词之内,而是扩展到其后的整个动宾短语。任鹰(2000)则把引申句当作一种特殊的存现句来处理,她的解释是由于“存在状态本身是可以描述的”,所以存现句中可以出现“对存在物的存在状态加以修饰的状语,而与动作样态无关。”假如存在句的句法定性是正确的话,我们将面临着:

- 1) 如何解释此类句式的整体句式语义与典型存在句句式语义的抵牾;
- 2) 以往的研究证明,这类状语的语义总是指向宾语的事物,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问题是既然如此这类状语为什么不以定语的身份出

现以构成句法与语义吻合的无标记构造，为什么有些摹物状语难以置于宾语事物之前充任定语（比如(4)就难以变换成：\*房角上悬着一块高高的金字招牌“当”）。归结到一点就是摹物状语的语义功能以及产生机制是什么？

众所周知，存在句是以结构形式“L+VP+NP”来表示“某处存在着某人或某物”（参看宋玉柱1995），依据信息结构无疑宾语位置上的事物是句式的信息焦点；而引申句不同，除宾语之外其摹物状语无疑也负载着较高的语义信息值，借以凸显“某处具有呈现着某种状态的事物”。二者句法结构和句式语义上的差异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审视将引申句归为存在句的合理性以及引申句的句式来源。

从句法形式和句式语义两方面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引申句是一种边缘性句式，即在外围整体构造和句式语义上与典型摹物状语句相通，是存大同而有小异（主语构成不同）；在局部形式构成上（主语由处所词充任）又与典型存在句相近<sup>1)</sup>，是存大异而有小同。依据原型理论的句式典型范畴观，我们假设它是一种由典型摹物状语句异化而产生的句式。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证明引申句的句法归属，而是期望通过“源”句式的引申轨迹的描述来阐释引申句与典型存在句形式与语义的抵牾，揭示摹物状语的语义功能和产生机制，并试图透过变异句式来窥视原型效应在句式引申过程中的继承性。

## 2. 典型摹物状语句

### 2.1. 典型摹物状语句的界定

卢建(2003)把典型的摹物状语句的特征描述为：在线性结构为“S+A+V+O”的句式里，施动者有意识地对受动者施加某种行为，使其达成某种状态，而这种状态是在动作过程中逐渐实现的。例如：

- (7) 妈妈稠稠地熬了一锅粥。
- (8) 大师傅辣辣地做了碗担担面。
- (9) 小王脆脆地炸了一盘花生米。

从认知语义上说，这种状语摹物词与事物名词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系。由此它们也可以出现在定语的位置上，从而构成不同的格式<sup>2)</sup>：

- (7') a. 妈妈稠稠地熬了一锅粥。 → b. 妈妈熬了一锅稠稠的粥。
- (8') a. 大师傅辣辣地做了碗担担面。 → b. 大师傅做了碗辣辣的担担面。

(9') a. 小王脆脆地炸了一盘花生米。 → b. 小王炸了一盘脆脆的花生米。  
 尽管 a、b 表达了相同的真值语义，但按照认知语法的观点，一个句式是一个“完形”(Gestalt)，即一个整体结构。由此，无论是按照结构主义还是按照功能主义的语法观，a 和 b 都是两种不同的句式。

## 2.2. 典型摹物状语句的特征

典型摹物状语句的语义构成是“施动者 + 摹物状语 + 自主动作 + 受动者”。在这一概念结构中，“使其达成某种状态”是句式的语义焦点。由此，典型的摹物状语句是一种意志状态达成句。为了实现其语义表述，这类句式主要具有以下特征：(详参卢建 2003)<sup>3)</sup>

1) 施动者具备了典型主语的全部原型特征，是一个有明确目的的行为致使者，句法上的表现是施动者由高生命度的名词充任。

2) 摹物状态不仅与受动者有一种逻辑上的语义联系，而且需体现施动者的主观意愿。比较而言，后者是摹物状语句赖以生存的本质特征。例如：

(10) a. 妈妈黏黏糊糊地熬了一锅粥。

b. ?妈妈糊了巴叽地熬了一锅粥。

不难发现，状语“黏黏糊糊/糊了巴叽”与受动者“粥”之间存在着语义上的联系，但仅仅满足这一语义要求是不够的，并不能保证句子的合法度。a 句和 b 句的合法性的差异是意志性强弱诱发的结果：a 句的“黏黏糊糊”极有可能是施动者期望达成的状态，所以句子合法度高；而 b 句则不然，“糊了巴叽”通常是人们不愿意发生的，用这种人们不愿企及的状态作为目标，违背认知常理，所以 b 句的合法度降低。如果有某种语境，“糊了巴叽”的确是施动者所企及的状态的话，b 句仍可接受。这种现象表明：摹物状语有极强的意愿性。值得强调的是，定语只是客观的报道事物的自然状态，与主观企及性无关，所以(10b)仍可有对应的定语句“妈妈熬了一锅糊了巴叽的粥”。由于摹物状语需体现施动者的主观意愿性，所以这种状态不是受动者本身所固有的属性，而是随着动作的时间进程逐渐达成的情状。a 句的状态“黏黏糊糊”是动作“熬”的结果，并不是“粥”与生俱有的性质。

典型摹物状语的语义内涵可以概括为：[主观意志性][动作伴随性][状态非固有性]。

3) 述语表述的是一种高及物性的致使行为，由此，典型的述语由制作

类动词充任且语义上与状态有一种高规约性。例如:

- (7') a. 妈妈稠稠地熬了一锅粥。  
 b. \*妈妈稠稠地端了一锅粥。  
 c. \*妈妈稠稠地有一锅粥。

在及物性强度上“熬—端—有”呈现出一个递降斜坡,“熬”是典型的制作类动词,动作的对象完全被动作作用;“有”是个非动作动词,动作的对象完全没被作用;“端”只是一个肢体动词,动作对象的受动性介于“熬”和“有”之间。

4)由此,从a句到c句合法度的差异是及物性语义强度在句法上的映现。另外,从规约性上审视,在a句所表述的事件中,“稠稠”表示“粥”在“妈妈”的控制下产生的结果状态,是意志控制的结果,而b句和c句中的“稠稠”与动词之间并不具有这种规约性,换句话说,“稠稠”的状态不可能通过动作“端”“有”而实现。

按照范畴的典型理论,一个范畴是由一些通常自然聚集在一起的特征构成的“完形”概念,无法完全靠特征成分来界定。句式也是一种范畴,为此,我们并不把狭义的“使其达成某种状态”和上述句法构成条件视为界定摹物状语句的充分必要条件,相反只是把它们看作摹物状语句的原型特征。

### 3. 语义角色的引申及其句式扩散

跨语言的研究证明,句式在使用中会渐次扩散,以包容更为广泛的语义内容。我们认为引申句的产生正是典型摹物状语句句式扩散的结果,具体的引申轨迹可作如下表述。

#### 3.1. 语义角色及行为方式的引申

##### 3.1.1. 施动者的引申

摹物状语句的主语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主语,具备了典型主语的全部原型范畴特征:事件应由主语成分所代表的施动者引起,且只有施动者对事件负有责任;施动者应能有意识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为来控制事件的发展;由于意识和意志是人的典型属性,所以典型的施动者是人;作为施动者的行为结果,应当能在受动者所代表的事物身上引发什么,对受动者的影响是施动者的意图等。(John R.Taylor1989, 任鹰2000)以“大师傅辣辣地做了碗担担

面”为例，整个事件中，“大师傅”是事件的主宰，自由地控制着事件的发展，他的意志性行为致使“担担面”产生了预期状态。摹物状语句中主语的典型性为它奠定了极强的“施事性”，对应于语法的外在表现就是高生命度的人称代词、亲属称谓名词和表人的专有名词。

摹物状语句式中的主语可以引申为当事成分和处所成分。

#### 1) 当事。

当事成分是指事件的无意志主体，句法上的对应形式是有生命的普通名词和无生命的普通名词、抽象名词。状语句中的当事可以是有生物名词：

(11) 没几天种子便嫩嫩地长出了新芽。(陆俭明 1997)

在“人 > 有生物 > 无生物 > 抽象物”生命度等级上，有生物“种子”的生命度低于人，但它所具有的内在控制力表现出与典型施事的象似性(影山太郎 1997)；而且事物的状态“嫩嫩”同为非固有状态，是动作过程中达成的，具有临时性特征。它与“源”句式的区别只在于状态的实现是动作发展的自然结果。当然，当事也可以由无生物来充任。

#### 2) 处所。

处所属于非核心格，通常只占据状语位置，经过话题化(topicalization)这种语法过程，使其脱落介词“在”而主语化，但在语义特性上与典型的主语仍有较大的差距。这类处所格语义成分只由处所词充任。例如：

(12) 黑板上圆圆地画了个圈儿。(同(1))

这种摹物状语句可以有两种解释：a. 省略了施事主语，表述的是“S在黑板上圆圆地画了个圈儿”，句中的动词仍是制作类自主动词，句子类同于典型的摹物状语句；b. 句中的动词属静态动词，表示以动态为背景的结果状态。处所词“黑板上”只是“圈儿”的附着地点，由于处所格这种无生物的生命度远远低于施事和当事，所以自主力和自制力弱化，全句致使意味降低，重点只是在于强调事物的存在状态。这种句子假如再不带有摹物状语的话，那将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存在句。由此可见，从典型的摹物状语句到典型的存在句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施动者的引申的大致方向为：施事→当事→处所

### 3.1.2. 行为方式的引申

语言结构是经验结构的模型，“使其达成某种状态”意义未必来自于句式中的每一个个别动词，它是由句式带来的。观察出现在句式中的动词，可以

发现既有自身表示制作意义以致使状态达成的,也有自身并不表示制作意义而从状态自然形成的角度体现达成意义的,更有借助句式意义表示状态的情状的。与句式中的语义角色相关,句式中的动作方式可以有多方面的引申,集中的表现在动词的次范畴方面:

### 1) 制作类

这一类动词有炒、炸、熬、做、沏、烙、画、写、编、包等,它们是一种典型的制作类自主动词,施动者可以通过有意识、可控的行为去创造新事物,随着新事物的出现从而达到某种意志状态。这类动词符合摹物状语句的原型特征,典型的例示了摹物状语句的句式意义。例如:

(13) 她松松地编了条辫子。

(14) 厨师嫩嫩地炖了一碗鸡蛋。

(15) 她大大地包了一个包裹。

### 2) 附着类

这一类动词有:敷、涂、抹、垛、贴等,它们本身的语义是对受动者有意识地施加某种行为,但并不产生新事物。也就是说施动者的行为不能导致狭义结果的出现,只是对受动者进行处置,以有意识地可控制地产生某种事物状态。这类动词都具有[+附着]语义特征。例如:

(16) 脸上厚厚地敷了一层粉。

(17) 煎饼上薄薄地抹了一层面酱。

(18) 窗台下疏疏拉拉地垛着堆柴火。

由于处置意味较重,这类结构式大多可以变换成处置式:

(16') 把粉厚厚地敷在脸上。

(17') 把面酱薄薄地抹在煎饼上。

(18') 把柴火疏疏拉拉地垛在窗台下。

### 3) 出现类

这一类动词有:结、长、泛、下、冒、裂等,它们都是非自主动词,由此真正意义上的施动者已不复存在,事件的自然结果是客观上产生新的事物,随着事物的出现而达成某种状态。例如:

(19) 地上薄薄地结了一层冰。

(20) 草地上厚厚地下一层霜。

(21) 墙上长长地裂了一条缝。

#### 4) 存在类

这一类动词有：挂、排、悬、点缀、布满等，它们都是静态动词，词义动性弱化，动作行为不产生任何新的事物，由此，也无法出现新的状态。状态的凸现义和临时义是句式所赋予的。例如：

(22) 树上红红地挂着苹果。

(23) 枝条上疏疏落落地点缀着细叶。

行为方式从“制作”类动态动词到“存在”类静态动词的引申，在句式语义类型上就是从行为句向存在句的扩散。

行为方式引申的大致方向为：制作→附着→出现→存在

#### 3.1.3. 受动者的引申

典型摹物状语句的受动者是一种结果成分，结果成分处于语义格连续统靠近原型受事一端，表现出更多与受事相似的语义成分。与原型受事相比，附庸性和渐成性是其突出特征。

附庸性指的是事物后于行为而存在，多为行为的结果或是随着行为的进程而成为事实的东西。“妈妈稠稠地熬了一锅粥”中的“粥”显然缺乏自立性，是一种随着行为的过程而逐渐实现的后继事物。除此之外，摹物状语句的渐成性特征十分突出。审视时轴的每一点，状语所示的事物的状态均表现出异质性，“妈妈稠稠地熬了一锅粥”的“粥”处于从稀到稠不断的量变进程之中，一旦状态达到预期的设想，也就意味着动作的结束。受动者的种种语义表现很好地例示了摹物状语句的句式语义。

汉语的摹物状语句中的受动者也可以向原型受事一端游移，主要表现为受动性的增强。按照典型范畴理论，原型受事是一种最基本的语义角色，它具备了变化性、渐成性、受动性、静态性和附庸性等受事的全部特征，但由于摹物状语句的语义焦点在于“致使某种状态的达成”，受句式语义所限，附庸性和渐成性得以凸显。不过随着行为方式的变化，其受动者的语义特征也会出现变异。

(24) 红红地涂了唇。

句中的“唇”的自立性较强，是先于行为而存在的非结果事物。由此，附庸性和渐成性得以削弱，受动性得以增强，句子的意义表述接近于“把唇涂得红红的”。这种语义特征变化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引申句的出现：

(25) 箱子里整整齐齐地摆着几件衣服。(同(2))

“衣服”的达成与“缝制”有关，而与动作“摆”没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它只是“摆”的对象，而不是“摆”的结果。

受动者的引申的大致方向为：结果→非结果

### 3.2. 摹物状语的主观视点演化

摹物状语是摹物状语句的显著特征，也是引申句与典型存在句比较最重要的相异点，摹物状语正是摹物状语句同存在句的系联“接口”。我们曾将典型摹物状语的语义内涵概括为：[主观意志性][动作伴随性][状态非固有性]。这些语义内涵在一般引申句中都会程度不等地得以保留。请看：

(26) a. 老师圆圆地画了个圈儿。

b. 黑板上圆圆地画了个圈儿。

如果从句型上来区分，它们分别属于动作句和存在句。a是动态范畴句，b则是静态范畴句。它们具有共同的句法特征“摹物状语”，因此可以被看作同一类语义句式“摹物状语句”。同样一种句式可以出现在相对的两个范畴中，它们之间一定具有意义接点。认知语言学的原型理论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意象图式认知模式(Lakoff 1987)，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典型摹物状语句和引申句之间是由于意象图式的转换形成了一个辐射状范畴(radial category)；其中典型摹物状语句是原型范畴，引申句则是其范畴的扩展，而这种原型效应的产生是由动词语义功能因素促动的，因为大量的存现动词是从相应的带有处所语义素的及物动词衍生的<sup>5)</sup>，其摹物状语在句中的语义功能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变化的只是“突显”(salience)了情景的不同方面而已，由此，对同一情景的描写可以有多种句子表述形式：

(27) a. 老师圆圆地画了个圈儿。

b. 老师在黑板上圆圆地画了个圈儿。

c. 在黑板上老师圆圆地画了个圈儿。

d. 黑板上圆圆地画了个圈儿。

a—d的情景是相同的，但从a到d却“突显”了情景的不同侧面(profile)。a无疑突显了施动者；b在突显施动者的同时又强调了处所，施动者的突显程度有所降低；c的施动者突显地位进一步下降，处所的突显程度开始增强；d则是突显处所。由此，a是典型的摹物状语句，其中“画”是制作动词，它与摹物状语“圆圆”之间具有因果联系，句式表达状态的动态实现过程；而

在d句中,由于句首处所词的诱导作用“画”衍变为存现动词,但它与状语“圆圆”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没改变。也就是说,状态实现的过程被背景化,动作结果的延续成为语义表达重心,即句式强调动作结果的存在状态,句法上的表现是:1)介词“在”的消失。“在”的消失意义重大,它使整个句式完成了从动态到静态的转变,所以不管施动者是否在句子表层出现,“在黑板上圆圆地画了个圈儿”都属于动态范畴句,而“黑板上圆圆地画了个圈儿”则属于静态范畴句。2)体意义的弱化,其形式表现是完成体“了”可以替换为持续体“着”,不过无论是“了”还是“着”都意味着是一个有终点的动作。当然,替换后语用意义并不等值,由突显“完成”语态变为突显“持续”语态,静态义得以显化。不过从本质上说,“了”和“着”的使用仍是“言者主语”(speaker subject)为突显不同情景侧面而采用的语法标志而已,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黑板上圆圆地画了个圈儿”与“黑板上圆圆地画着个圈儿”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它们同属于静态范畴句<sup>6)</sup>。而b和c恰好体现了由摹物状态的动态实现到动态实现被背景化的过程。

前文指出,以往的研究认为,存在句中的状语只是对存在物的存在状态的描摹,而与动作样态无关。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从语义上讲,存在句中的动词已由具体的动作行为转而表示存在主体的存在方式。但通过以上的证明不难看出,引申句中摹物状语与动词在下位语义上的因果联系才是其成立的关键。换句话讲,状语所描摹的事物状态一定是由动作所产生或呈现的状态,而不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固有性状。这正是对典型摹物状语的语义的继承。试比较:

(28) a. 桌子上厚厚地放着几本书。

b. \*桌子上厚厚地放着一本书。

a句中,摹物状语“厚厚”是“几本书”通过人为动作“放”而产生的一种临时状态;而在b句中,由于宾语“一本书”对受话人的认知限定,“厚厚”极易理解为是一本书原先的固有性状,而不是放置行为引发的结果,也就是说“厚厚”这一状态与动作无关,因此接受度低。

我们曾经证明,典型摹物状语是施动者主观性的体现。这在引申句中也依然得以保留。这突出表现在其摹物状语所指称的状态的人为性越强,句式的可接受度也越高。

(29) a. 山上整整齐齐地种着许多树。

b. ? 山上整整齐齐地长着许多树。

前者“整整齐齐”是人有意地使“树”产生的存在状态，符合摹物状语的特征，所以接受度高；后者的“整整齐齐”则可能是“树”自然形成的状态，所以接受度不如前者高。因此可以说，即使在引申句中，摹物状语依然是承载主观性的成分，只是二者的表达视点不同而已：典型摹物状语句的主观性由施动者角度来体现，引申句的认知焦点则转向了变化对象本身。

当然在极端的引申句中，摹物状语的[主观意志性]可能会受到致命的威胁，如例(6)的“上面还大大小小放着些零星匣子之类”，状态“大大小小”的实现也许并不是“句子主语”(sentence subject)的主观意志所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摹物状语句的本质特征[主观意志性]仍得以承继，不过，这种承继并非一种简单的“拷贝”，而是一种由“句子主语”的主观性到“言者主语”的主观性的隐喻转变。关于引申句的主观化渠道，我们将在4.详细讨论。

### 3.3. 句式扩散

由于语义角色的引申和行为方式的变化，摹物状语句的句法结构也随之呈现出多样性，致使汉语里存在若干不同类型的摹物状语句，它们构成一个发散性的范畴。基本句式是人们一般认知经验的总结，是一个范畴的典型成员，人们建立起这一范畴后就会拿这个范畴作为“模子”来套新认识的事物，看它们多大程度上跟这个“模子”相吻合，多样表达式反映了基本范畴的引申和扩展。

摹物状语句句式扩散的轨迹大致为<sup>71</sup>：

- I. **施动者 - 动词 [+ 动作, + 制作] - 结果** 妈妈稠稠地熬了一锅粥。
- ↓
- II. **施动者 - 动词 [+ 动作, + 附着] - 非结果** 姑娘红红地涂了唇。
- ↓
- III. **处所 - 动词 [± 动作, + 附着] - 非结果** 炕上厚厚实实地铺了一层稻草。
- ↓
- IV. **处所 - 动词 [+ 静态] - 当事** 树上红红地挂着几个苹果。

从这一句式扩散轨迹中我们不难发现, 施动者的意志性和施动力是导致摹物状语句演化的主要诱因:

I 句施动力和意志性最强, 施动者不仅可以控制受动者以产生新的结果, 而且可以对状态实施控制导致状态呈现出临时性和非固有性, 表现出摹物状语句的典型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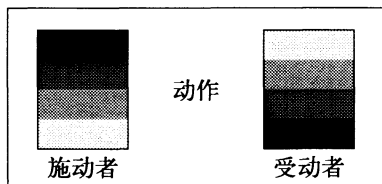
II 句意志性强但施动力弱化, 施动者只能对状态实施控制, 对受动者只能产生影响却不能控制。由于受动者的自立性较强, 它的达成显然与动作无关, 只是动作行为的对象而非动作行为的结果, 由此, 变化性显然不及 I 句。这种句式是摹物状语句由动作句向存在句过渡的关键格式;

III 句大致呈中性状况, 尽管句法上无施动者, 但从语义上我们可以意识到隐含了一个施事主语。不过言者选择让处所词作主语的形式显然是为了弱化施动者的施动力, 减弱施动者对事物状态达成的可控性。从句式的动性上看, 动作的结果状态主要是作为一种现象的残余, 附着义十分明显。由于动作义的抽象化, 主语和宾语可以互换, 如:

(30) 炕上厚厚实实地铺了一层稻草。→ 一层稻草厚厚实实地铺在炕上。  
这正好与 I 句的情况相反, I 句施动者和受动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立;

IV 句的动词是静态动词, 不存在任何的施动力和意志性, 摹物状态实际上并不是动作的结果, 但句式仍可赋予句中的状态以临时色彩——说话人预先假定(presuppose)苹果是非红状态, 它带有说话人推断的性质, 是强调说话人主观认识性的典型形式。

以上我们给出了汉语摹物状语句从动作句向存在句扩散的演变轨迹, 通过这一演变轨迹我们可以窥见到正是施动力此消彼长的量变诱发了句式的嬗变, 这种施动力的量变关系可以用下图表示:



图中施动者的墨浓度由深至浅, 表明施动力的渐次弱化; 与此相对, 受动者的墨浓度则由浅至深, 表明施动力的逐渐增强。施动力的消长诱发了汉语典型摹物状语句到非典型摹物状语句的连续统的产生。通过这个连续统我们可

以窥见到施动性、意志性与状态的固有性之间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以及摹物状语句从动作句向非动作句扩散的踪迹,从中我们可以寻绎出一些摹物状语赖以成立的真缔。

#### 4. 原型效应和主观化渠道

##### 4.1. 原型效应

我们可以用两条特征来概括典型的摹物状语句:1) 标志性句法成分——状语;2) 凸显性语义——意志。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状语是表述意志的形式,意志是状语的内容,它们共同构筑了摹物状语句的情态。在典型摹物状语句向非典型摹物状语句的引申过程中,我们发现主语、宾语的语义角色以及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而唯独句法形式上的状语和语义上的意志性没有异化。这正是原型效应的作用,因为意志性是摹物状语的共同语义内涵。以往的研究表明,典型存在句的句法限定是“述语动词前不能使用描摹性状语”,语义特征是客观地表述“某地存在某物”。其实正是因为摹物状语的意志性内涵与典型存在句客观表述之间的抵牾才导致了摹物状语的句法限制。从典型摹物状语句到引申句的演变现象进一步证明:新的句式语义脱胎于原始基本语义,在转喻的过程中,新的句式语义会逐渐远离原始语义,但无论偏离多远,也还能寻觅到它对“元”句式语义的承继<sup>8)</sup>。

##### 4.2. 主观化渠道

从典型摹物状语句到引申句的演化毫无疑问是一种语法化现象。跨语言的研究表明,主观化(subjectivisation)伴随着语法化的过程。但从形式表层上看,好像演化的结果恰好是主观性的削弱,证据是施动者的消失。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引申句并不来自于典型的摹物状语句。其实这只是一种误解。

依据Lyons的观点,“主观性”(subjectivity)是指语言的这样一种特性,即在话语中多多少少总是带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也就是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还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已有的研究表明,语言的“主观性”主要表现在说话人的情感、说话人的认识、说话人的视角等三个方面。(参看Finegan1995,沈家煊2001)其实这三个方面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而是互有联系和交叉。下面

通过典型摹物状语句与引申句的比较来阐释二者主观性的高下。

先看说话人的认识(epistemic modality)。无论是典型摹物状语句还是引申句的状语大都是形容词的重叠形式,这显然是状态形容词比性质形容词主观性强的缘故。不过,我们说过摹物状语句的状语要与行为方式之间有一种规约性(参看2.2)。例如:

(31) 她松松地编了条辫子。(同(13))

(32) 厨师嫩嫩地炖了一碗鸡蛋。(同(14))

“松松”、“嫩嫩”等状态的达成是动作致使的结果,它体现了施动者的意志。而引申句的状语与行为的规约性没有摹物状语句那么高,它表述了一种观察主体即说话人的认识,所以可以是非规约状态:

(33) 盆景里大大小小地点缀着几枚雨花石。

(34) 红木书柜上面竟然还大大小小地放着些破纸箱子。

状态“大大小小”显然表现了说话人的一种主观感觉:(33)是赞许,含有“饶有情致的意思”;(34)则是不如意,尤其是句中的副词“竟然”明显带有说话人的自我印记,含有“出乎意外的意思”。

再看说话人的情感(affect)。情感是一种“移情”(empathy)现象,“说话人将自己认同于……他用句子所描写的事件或状态中的一个参与者”(Kuno 1987, 转引沈家煊2001)。摹物状语句的状语是一种忠实地报道施动者的主观意志的表情结构,难以夹杂说话人情感。例如:

(35) a. 大娘薄薄地烙了张饼。

b. 大娘厚厚地烙了张饼。

“薄薄”也好,“厚厚”也好,表现的只是施动者“大娘”的主观意志,而说话人只是进行了客观的报道而已。引申句不同,引申句的状语是说话人表露主观情感的理想结构:

(36) a. 山脚下乱蓬蓬地长着一片茅竹。

b. 山脚下清清脆翠地长着一片茅竹。

(37) a. 院子里歪歪斜斜地站着几个男女。

b. 院子里规规矩矩地站着几个男女。

“乱蓬蓬”、“歪歪斜斜”是事物状态的一个侧面,“清清脆翠”、“规规矩矩”是事物状态的另一个侧面,说话人选择a反映了观察主体对对象的“厌恶”情感,选择b则表现了观察主体对对象的“钟情”。从摹物状语句到引申句的形

式变化反映出句子已由客观的描述转变为主观的“识解”(construe), 后者的主观性明显高于前者。

最后说一下说话人的视角(perspective)。视角是说话人对客观事件和状态的观察角度或是叙说的出发点。从外部形式着眼, 摹物状语句与引申句的最大差别在主语的构成上, 前者的主语由施动者充任, 后者的主语则是处所。这种现象反映出认识视角的变化: 即从“句子主语”到“言者主语”的转换。在摹物状语句里, 句子主语(施动者)是事件的观察主体, 说话人不在事件之中, 纯粹是客观的描述; 而在引申句里, 语法主语不再是事件的观察主体, 而是“言语场景”中的说话人“我”, “我”是主观识见的实体, 是“言者主语”, 这正是 Langacker 所说的“主观化”, 即把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关系从客观轴调整到主观轴。无疑引申句是摹物状语句的进一步主观化。

以上的分析不难得出, 在主观性程度等级上: 典型摹物状语句 < 引申句。典型摹物状语句表述了句子主语(施动者)的意志, 而引申句则涉及到说话者的情感, 抒发了言者主语的感观。按照主观化的程度高低跟语言编码形式的多少成反比的规则我们也能证明上述主观性程度等级不等式的正确性。

“主观化”从共时角度讲是指说话人根据表达的需要, 从一定的视角出发来“识解”(construe)一个客观的情景(Langacker 1990); 从历时角度看则指的是一种语义—语用的演变(Traugott 1995)。从典型摹物状语句到引申句的扩散所表现出的由非认识情态至认识情态、由句子主语至言者主语、由客观意义至主观意义以及由命题功能至言谈(discourse)功能的变化充分说明: 引申句随着语法化的过程主观性不是得以削弱, 而是得到了增强。

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摹物状语的“主观意志性”是典型摹物句向引申句语法化的真正动力, 从“句子主语”到“言者主语”的引申是一种隐喻现象, 是原型效应的一个极好的范本。

#### [附记]

本文曾在日本中国语学会第52回全国大会(2002.10.27, 金沢大学)上口头发表, 深得与会诸位先生以及论文审阅委员的教诲, 获益匪浅。借此一并致谢。

#### <注>

- 1) 宋玉柱(1995)认为, 存在句在形式特征上有两个“必有项”, 即处所词语和存在主体。也可能正是引申句中处所词的缘故, 范、任将它归入存在句。

- 2) 尽管状语摹物词与事物名词之间有一种语义联系,但状语和定语并非都能无条件转换(参看卢建 2003)。
- 3) 卢建(2003)定稿于2000年,当时王立弟、顾阳(2000)的文章尚未刊出,未及参阅。事后拜读发现尽管二文作者的立意不同,但多处有异曲同工之妙,感兴趣的同仁可以参看王、顾大作。此处的特征介绍仍以拙文为主。
- 4) Hopper and Thompson 将及物性分解为10项语义、语法特征。详参 Hopper, Paul J. and Thompson, Sandra A. (1980)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language 2.251-99.
- 5) 参看顾阳(1999)。
- 6) 关于“了”与“着”在存在句里可以相互替换现象早已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认为二者对句义没有显著的影响,任鹰甚至把“V了”和“V着”视为等价现象。详细地论述请参看李临定《现代汉语句型》(商务印书馆,1986);宋玉柱《存在句中动词后边的“着”和“了”》(《天津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聂文龙《存在和存在句的分类》(《中国语文》1989年第2期);任鹰《静态存在句中“V了”等于“V着”现象解析》(《世界汉语教学》2000年第1期)。
- 7) 我们这儿只是粗略地勾勒出摹物状语句句式扩散的轨迹,有些情况未在此处显现,如“黑板上圆圆地画了个圈儿”(处所-动词[±动作,+附着]-结果),这种句式显然是从I句演化而来的,经历了句子主语从施动者的隐退到处所的显现过程。有关的具体细节请看文中的相关表述。
- 8) 有关新句式语义与“元”句式语义的表述请参看张国宪《制约夺事成分句位实现的语义因素》(《中国语文》2001年第6期);《双宾语结构的语法化渠道与“元”句式语义》(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11届年会论文,2002.08.20-22,日本名古屋)。

#### < 参照文献 >

- 范方莲 1963. 「存在句」,『中国语文』第5期。
- 顾 阳 1999. 「关于存现结构的理论探讨」,徐烈炯主编『共性与个性』,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雷 涛 1993. 「存在句的范围、构成、分类」,『中国语文』第4期。
- 卢 建 2003. 「可换位摹物状语的句位实现及功能分析」,『语言研究』第1期。
- 陆俭明 1997. 『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 1999. 『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
- 2001.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
- 宋玉柱 1995. 「论存在句系列」,『语法研究和探索』第7期,商务印书馆。
- 任 鹰 2000. 『现代汉语非受事宾语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立弟 顾阳 1998. 「“宾语指向”的状语修饰语」,『面临新世纪挑战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 张伯江 2002. 「施事角色的语用属性」, 『中国语文』第 6 期。
- 张力军 1990. 「论“NP1+A+VP+NP2”格式中 A 的语义指向」, 『烟台大学学报』第 3 期。
- 张 敏 1998.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郑贵友 2000. 『现代汉语状位形容词的“系”研究』, 华中师大出版社。
- 木村英樹 1997. 「“变化”和“動作”」, 余霭芹、远藤光晓主编『橋本万太郎記念中国語学論集』, 内山書店。
- 影山太郎 1997. 『動詞意味論－言語と認知の接点』, くろしお出版。
- 山梨正明 1994. 「日常言語の認知格モデル・意味役割の相対性」, 『言語』第 3 期, 大修館書店。
- Delancey, Scott. 1981. An interpretation of split ergativity and related patterns. *Language* 57: 626-57
- Finegan, Edward 1995.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an introduction. D.Stein & S. Wright.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1-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erge Lakoff. 1987. 『女人、火与危険事物－范畴所揭示之心智の奥妙』, 梁玉玲等译, 桂冠图书公司。
- LAMARRE Christine. 1984. 「存在文は存在するか」, 『中国語研究』第 9 期。
- Langacher.R.W 1990. Subjectifica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5-38.
- John R.Taylor 1989. 『認知言語学のための 14 章』, 辻幸夫訳, 紀伊国屋書店。
- Traugott, E.C.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zation. D.Stein & S.Wright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31-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